

沉默的高原

朱幼棣 著

百家出版社



萌芽创作丛书

沉 默 的 高 原

朱 幼 棣

百 家 出 版 社

沉 默 的 高 原

朱幼棣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字数210,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76-163-9/I·63 定价：4.00元

奉 献

——《萌芽丛书》新一辑总序

曹 阳

有人向生活贪得无厌地索取；有人向生活赤诚无私地奉献。

对文学怀着赤子之心的年轻作家们，向人民源源涌地奉献着自己的新作品。《萌芽》月刊复刊十年来，发表了他们各类文学作品逾一千五百万字。三千多名作者中间，有六十四名校校者在已办的六届“萌芽文学奖”评选活动中获奖。其中的彭见明、刘舰平并同时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曹明华荣获全国散文(集)奖。

六十四名获奖青年作家，绝大多数没有出版过第一本书。可是，他们的作品不仅在《萌芽》的作者群中出类拔萃，就是在全国的青年作家群中也是一支成绩斐然、潜力深厚的生力军。

生活似乎常常过于严酷：赤诚无私的奉献者们的第一本书千呼万唤出不来，而厚颜无耻的索取者们的低劣图书却充斥于市。毋庸讳言，这里既有当前国民经济困难的客观原因，也有人为的种种因素，造成出好书难的困境。

“患难见真情”。“患难”确乎是一面明镜，常常可以比平时更清晰地照见各种人的嘴脸。君不见发国难财者有之，两袖清风者有之；丧天害理者有之，正道热肠者有之；玩弄文

学者有之，献身文学者也有之……。 “患难”对于一切善良、正直的奉献者来说，还会产生一种非常的凝聚力。他们一旦相遇，肝胆相照，相濡以沫，便会团结起来，冲破束缚和困难，创造出巨大的成绩以至奇迹来。这已经被人类自己的奋斗史所证明。

在“出书难”困境面前的作家们，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蜕化成为堕落文人呢，还是坚持当一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作家？一切真正热爱文学事业的青年作家们，作出了对人民忠贞不渝的旦旦信誓。他们是日见芜杂的文学队伍中最有生气、最有前途的部份。他们是文学战线上一群最可爱的奉献者。

最关心这一群奉献者的，是他们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和鉴赏者——满腔热忱却钱囊羞涩的责任编辑们。《萌芽》的编辑们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在文学道路上艰苦跋涉的年轻作家们，念念不忘要帮助他们实现出版第一本书的渴望。许多编辑同志把自己出书的要求置诸脑后，却四出奔走呼吁，力争克服种种困难，恢复出版《萌芽丛书》。这里跳动着编辑们的赤子之心：热望对奉献者们作出自己的奉献。

出书难，出《萌芽丛书》更难的信息，传播到任务繁忙的经济战线，震动了许多有识之士。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企业家们，立即伸出热情相助的手来，支持萌芽杂志社成立了董事会，成为《萌芽》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力促《萌芽丛书》恢复出版，使《萌芽》名符其实地贯彻实现庄严的办刊宗旨：继承鲁迅先生办《萌芽》的传统，在文学战线上造成一大群新战士。这里也跳动着企业家们的赤子之心：热望对文学战线上的奉献者们作出自己的奉献。

百家出版社的编辑们和《萌芽》的编辑们，跳动着一样

的脉搏，对青年作家们怀着同样的热忱，最终促成了《萌芽丛书》新一辑的出版。

《萌芽丛书》新一辑八本新书，定于一九九〇年十月前后问世。其中包括五本小说集、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一本评论集。作者全都是历届“萌芽文学奖”的获得者，集子都是他们的第一本书。

这是对于奉献者们的奉献。

这是奉献者们对祖国、人民以至人类文明的奉献。

这是作家、编辑、企业家中的奉献者们，凝聚起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创造出好书新成果的一声呐喊！它在我们的奋斗史上将建树起一座纪念碑。

在等待广大读者和文学界对《萌芽丛书》新一辑的八本新书作出客观评论之前，对于这一令人热泪盈眶的奉献，我受《萌芽》编辑同人们的嘱咐，记下这一段难忘的历程，但愿作为一面镜子留存世间，并权充总序。

一九九〇年六月写于上海

目 录

火地岛落日	1
急告温州今晨抵达	19
狼岛——“海流中”之一	83
白岛	132
阿尔泰的风	167
银亮的戈壁	180
风雪海豹湾	197
沉默的高原	212
淘金人	267

火地岛落日

“你觉得这里很美吗？”

“很美。”

“不走了？”

“不走了。”

他们走过一片草地。草很长，且细，没过了脚踝。现在是一片海滩。大大小小的丘石，一色铁青。海湾里的水，蓝得凄凉，蓝得寂寞。远处的雪峰冷峻地耸立着。飘向远方的雪线，淡入了白云。

他把这块大而平整些的石头让给了她。

在海滩和草地的分界线上，竖着块孤零零的木牌。木牌被雨雪弄成了枯黄。他费劲地辨认着上面斑驳的西班牙文字母。“圆岛。”他说。“是叫圆岛。”她说。

他和她相对坐着。

他的目光掠过了她的脸，鼻子、眼睛，尖俏的下巴。她脸上匀了些粉，也描了眉。更显出颈项的黄。她的眸子还是那么大。但昨晚刚见面时的激动、欣喜和惶惑不见了。忧伤是浓的。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他想。

“这里是阿根廷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其实不需要保护。很少有人。”

“火地岛的夏季，最好的季节。”

“还是有点凉。”

“这里是真正的天涯海角了。”

“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她低下了头。秀发从她的前额滑落下来。

他用目光抚摸着她的颈项，衣领开得很低的前胸。他还记得这里的一切。他的眼睛在她的乳峰上忧伤地凝视片刻，移开了。她本能地掖了掖裙子的下摆。但他还是瞅见了她的大腿。她腿上皮肤的颜色深了，缺少光泽，象蒙着张旧羊皮。这不是他记忆中的。还有那腿上隐现的青筋。昨晚，在濒临比格尔海峡那栋窗户开得很低的小旅店里，他又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彼此都有强烈的探求和急切了解的欲望？仿佛逝去了的生活又重新开始？

风很大。从海湾上刮来，毫无遮拦。

这是异国的风。

风从我们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南极吹来。

黄昏。袅袅的炊烟从一间间茅屋的顶上升起，狗也不吠了。懒洋洋地卧在农舍的门口。高高低低的石子路。石子被赤脚和草鞋磨得溜光。几株棕榈树，无所顾忌地张开片叶。这是括苍山中的一个村。村小得无名，只有个姓：上郑。村里的大多数人姓郑。但他们不是。

他当了工人，在离这村十几里的小矿上。

她还在这里插队。

晚饭后，他急冲冲地翻过两座小岭，往村上赶。汗涔涔的背，一片夕阳的血红。

她在村外的溪边蹲着。衣服早洗净了。

溪桥上的人影投在水面上，弯弯曲曲地移动。他压低声音叫她。她故意不抬头。过桥了，脚步声越来越响。她的心

跳也越来越响。恐惧感。

她刚来得及站起，腰便被有力的胳膊箍住了。她挣扎。他抱得越紧。直至她疼了，喊出声来，才松开。他们霎时都惊愣了。

她拂了拂凌乱的头发，扭头就走，端起木盆。

他疑惑了，急急地在后面追。

——生气了？怕人看见，我们找个地方吧。

——不想和你说话。

——我要和你说话。到那边去。

他站到她的面前。是那种不容置辩、不容抗拒的语气。他手指的方向，山洼里有两个稻草垛。

她顺从地跟着他朝山洼里走去。

一条茅草侵临的野径。

他接过了她手中的木盆。这个动作，她很感激。包含了未来家庭生活中的全部温柔和给予。

“一起来的又走了两个。大陈和小宋。”

“走就走吧。走完了才好。”

“可我这辈子没盼头了。他们说我父母……”

“不就在海外吗！”

“其实，倒是见过的。我小，记不得了。……看看这地界的农民。我总觉得还不如他们，这样偷偷摸摸的……”

“我给矿里打报告了。问我，是哪里的？我说也是知青。他们说，农业户口，这是规定，不能分房子。还有，出身成分也得调查。”

他们转到稻草垛的后面。她用手把地上的乱草拢了拢，又抽出两把稻草铺在上面。他说：“我们真惨。属于我们的，只有这一块了。”

他第一次和她度过了一个躁动不安的夜晚。他们并排躺着。他们仰望残月和星斗。周遭是黑黢黢的山峰。干草的气息，女性温柔、热烈的气息，包围着他。他的心房又一次胀满了。他感到了心壁的重压。他不能自恃，暗暗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和她结婚。

凉夜。她疲惫地睡着了。他跪在旁边，把工作服盖在她的身上。但粗糙的手指小心地触摸着她的脸。她光洁的鹅脸上冰凉、湿漉漉的。是泪？是露水？

他的心震颤了。

在近海的地方，有一小片沼泽地。

水洼犹如一块块明镜。海的眼睛。沼泽地上有很多水鸟。这是火地岛特有的一种野鸭。他在乌斯怀亚小巧的博物馆里看见过。

这野鸭的译意很有趣，叫蒸汽鸭或水汽鸭。野鸭贴着水面飞翔，翅膀拨溅起一道道雪白的水迹，在海面上织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

远处的雪峰冷漠而高傲地屹立着。

他取出二听矿泉水，递给她。“喝吧！”他说。

她接过，忧郁地辨认着上面的商标。

“你过得好吗？”

“你说我能过得好吗？”她抬起头来，逼视着。

“我希望你能过好。”连他自己都听出了话中的虚伪。

她啪地打开了两爿罐。矿泉水的白沫喷了出来。象她的眼泪吗？扭过脸。这时，他望见了远处高山上的雪崩。一片厚厚的纯洁的白色，向一个深谷中滑去。

“我挺好！你嫉妒吗？！”她突然提高声调说：“去了巴黎、

日内瓦、苏黎世，还有维也纳。我小时很喜欢音乐，对维也纳怀有一种朝圣似的向往。我只能在梦里而已。现在，成为现实了，而梦，却早破碎了。连一个音符都没有留下。”

“和他？”

“是的。我不会和别的男人。虽然我可以另找一个。”

他的嘴角难看地抽动了一下。她不会和别的男人，除了我。他想。但这一切都已成过去。那个巴西人很有钱。但她不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她多半是因为报复和寂寞。他想，这和他自己一样。女人是需要男人的，更何况在地球的这一半。

沼泽地上的野鸭飞起来了。

先是几只。接着是几十只、成千上万只扑楞着飞起。满天都是凌乱的翅膀。野鸭转了一圈之后，贴着海面远去。沼泽地的水洼上留下了白色、黑色的羽毛。

谁惊动了它们？

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从山毛榉的树林子里跑了出来，直往海边奔去。还举着双臂叫喊什么。这种山毛榉，当地人叫“莱恩格”树，上面长着纽扣大的红红的菌类，象小圆面包，印地安人称之为面包果。

他起身走进黑压压的山毛榉林，不久，就给她摘了一大捧面包果。

“有点酸。”她说。

“是有点酸。印地安人的食物，不能有过高的奢望。”

“我其实没有奢望。”

他曾和她整整分手了三年。音讯杳无。

再度相见的时候，他在申请出国，她也为办出国的手续

奔忙。

在一座大楼昏暗的走廊里，他们相遇了。

这是幢哥特式的建筑，三十年代，一个开商行的外国人建的。现在也沾了点老外的边，办出国手续。

等人。他们坐在同一条长椅上。那办事员冷冰冰的脸，故意刁难，使她受不了。在关系学的碾盘里，人的自尊心早被碾成了粉末。她想哭，抹着眼泪。他没有劝她，托着下巴，怔怔地盯着黑而肮脏的房顶。她觉得三年苦役的磨炼，他成熟了。

“去哪儿？”他问。

“阿根廷。你呢？”

“巴西。”

“谁在那儿？”

“伯父。”

“过去我没听你说。”

“是我寻他的。”他解嘲地说，“想换换地方。”南美洲两个紧挨着的国度，他们也是紧挨着的。

“你……这几年……”她试探着问。她觉得对他是有罪的。警车把他带走的情景，她怎么也忘不了。她泪流满面，看见他冲着铁栅的车窗大喊大叫的脸。他一定在喊她的名字。但转瞬不见了，他的头肯定被几只大手按下去了。他不会屈服。

“都过去了。”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劣等烟，冷漠地说。

“我害了你。”看见他抽烟，她心里哆嗦了一下。

“别这么说。”

“见到你。我又不想出去了。这么难。”

“为什么不走?!”他转过脸来，犀利的目光盯着她，“我从来没想过外国是天堂。尽管难，人还得出去闯荡一番。”

他们都沉默了。他为自己的激烈懊悔。过了一会儿，他把烟头揷灭了。试探着问：“你有钱吗?”

“有点。原本想我们结婚时用的。”

“不要了吧!”

“给谁?”

“你还没看出来?得给那孬头。我们以后再赚。”

那天，他们一同去银行取出了八百多块钱。这是她几年血汗的全部。他提着包，觉得沉得迈不出步了。他们一同去商场买了台收录机，双卡四喇叭的。送到那孬头的家里。那人笑着，露出被高级烟熏黑了的烂木桩似的牙齿。他笑不出来，象吞了一枚苦果。

他们一同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

那天到机场送行的人意外地多，三四十个，够得上个代表团了。一些十多年不通音信，没往来过的亲戚、同学都跑来了。眼睛。复杂的感情。有的希冀他很快发财，有的暗暗盼着他们落魄异乡。他看得出来。

发动机发出狂风呼啸一般的响声。震颤，滑行。机身腾空了。城市，积木似的楼房。在这挤叠的高楼中还有一间他养过鸽子的阁楼。他们都第一次乘坐飞机。他感到正在远去的地平线的强大引力。她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他完全觉不出疼痛。他想，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白云下是蓝汪汪的海。

比格尔海峡——欣赏落日的海湾。这里的落日是壮美的。晚上九点、十点，你依然能看到落日如血的景象。这红

的血滴落进海水，海水顿时变成了暗紫色。

雪峰耸立在霞海中，神秘且遥远。

他们捡了些枯枝，点起了堆篝火。

她彳亍地走在海滩上，捡了好多海蛎子。这里的海蛎子真多。大的有两寸长，缀在退潮后的礁石上。和南极半岛一样，这里也是半日潮。海滩十分荒凉。

他把海蛎子拿到一条小溪里洗净了，倒在小铝锅里。铝锅悬在树枝扎的支架上。不一会儿，海鲜味便随着咕咕嘟嘟的响声飘逸出来。

面包，红肠，还有海蛎子。

他们吃着。海蛎子的汁很鲜。

“这里生活很容易。”她说。

“在海边捡捡，就能混张嘴了。”

过了一会儿，她迟疑地问：“你还恨我父母吗？”

“当然恨！我每天十几小时的干活，没有礼拜天，没有休息日。生病了还得挺着。我这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月能赚一千多个美元？为了那辆破车子？我恨！恨这一切！”

“你别……他们也是为了你好！”

“那我为了谁？！”

西边的晚霞还在海峡对面的雪峰上平静地燃烧着。烟焰黯淡了些。一团狰狞的云缠绕着峰尖。但夜色依然如同白昼。南极的白夜，他想。

他的伯父在里约热内卢开一家洗衣店。

伯父不算富有。他当伙计，干的活也不重。但时间长，每天八九个小时。还要有笑脸，职业性的。星期六，伯父就带着他的家人到海边的别墅去了。他和伙计们住在顶楼，五六个人。多是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人。有的连西班牙语也不

会说。大彩电，坐着、躺着看，半醒半睡。和国内一样，也没有好看的节目。男人，一两个月，打熬不住了，伯父就把他们拉到红灯区去，找妓女发泄一下情欲。在回来的路上，精疲力竭，觉得人生到了尽头。

他上大学的念头很快地打消了。

他不敢向伯父提，这点，他知趣。

这时，他收到了她从火地岛，从乌斯怀亚寄来的信。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她也很苦恼。她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圈子里。三十年的分离，她觉得跟父母、跟妹妹格格不入。

她在信中问道：你能来火地岛吗？这里是自由区。我们可以在乌斯怀亚开一片小商店。这不需要办很多手续。挣点钱，你一直想上学，两三年也就攒够了。

火地岛的落日在他的面前展现了辉煌的色彩。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上，唯有她理解他。他忆及他们在一起时的种种温柔来。他伯父当然同意他去美洲的南端自谋生路。在精致考究的小客厅里，以长辈和成功者的身份，和他作了半个小时的话别。在这半小时中，老人暗淡而严厉的眼瞳中，才释放出血缘维系着的柔情来。

火地岛。皑皑雪峰下曲折的海岸。

山毛榉和野樱桃落尽了叶子。乌斯怀亚街头到处是幽蓝的残雪。

他走过海滨的小街——迈普大街，这是世界上最南边的一条街道。街边小屋子的门都紧闭着。有的整个冬天都无人居住。屋檐下，甚至门口都堆着齐胸高的积雪。毫无活气。白天惊人的短暂。这是个旅游者的岛屿，“候鸟”们的理想栖息地。小城要等到夏季的降临才会重新热闹。

他按信上写的地址找到了她的家。

栅栏门，铜的门牌。和当地一般居民的住房并无二致：一栋曲尺形的深蓝色平房。屋顶很尖。这为了避免过厚的积雪。边上有一间圆木搭的车库，到处是败落的景象。

他摁了摁门铃。心紧张得几乎要跳出来。

——你找谁？出来开门的是她的妹妹。他从姑娘尖俏的下巴、警觉的大眼睛和略微上翘的小巧的鼻子上，读出了她的身份。

他被带到了客厅。壁炉。屋里很热。她和父母都在那里。一年不见，她丰腴了些。三十岁，他看出了她韶华的流逝。客厅不大，靠窗的北面，种着大蒜、韭菜、葱和西红柿。只有这里，才能承受到冬季短暂阳光的照耀。

她父亲穿着肥大的睡衣，倦倦地埋在沙发上。他的声音也是倦倦的，一副老人的神态。而同样胖如油桶的她的母亲却要精明得多。这个当年国民党师长逃离大陆的时候已经身无分文，部队也如数在东北战场上被歼。本来下半世的处境可想而知。意外的是，她母亲雇佣渔船偷渡到舟山，尔后又辗转到台湾。她告诉他，她已在解放前夕把几十万资财转移到了香港。

百万美元——其中半数以上是靠这个精明的母亲在香港股票市场上所赚——无论在美国、巴西、阿根廷都算不上一个富翁。甚至在天涯海角的火地岛也不算富有。现在，他们不再经营任何产业，只靠利息过活，维持当地中等的生活水平。

她向父母介绍了他的经历。她父亲似乎一直在半睡半醒。而她母亲则听得很仔细。她觉得女儿和这个三十出头的大陆人之间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什么苦难，不再值得同情，也没有同情的必要。往昔，也没有回忆的价值。她直截了当地否